

水立方设计师的游走人生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4/2021_2022__E6_B0_B4_E7_AB_8B_E6_96_B9_E8_c57_614226.htm 我叫John Pauline，澳大利亚人。如果你提到“水立方”，可千万不要说是我一个人设计的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中建国际设计公司的3名设计师来到澳大利亚，与我们PTW建筑设计的5人合作，共同设计了“水立方”。要知道有些时候，团队中的个体如果自行其是，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很糟糕，但“水立方”却是个成功的例子。别看背景和文化不同，我们却很好地把设计理念融合在了一起。闭上眼睛想想未来的水立方吧，白天明媚的阳光透过那些蓝色的泡泡撒进来，你躺在人造沙滩上，耳边是涛声，还有冲浪人们兴奋的尖叫；到了夜晚灯光亮起来，那简直就是一座蓝色的水晶宫殿……你问我喜欢什么？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奥运会吉祥物，那些毛茸茸的东西不都是女孩子们的专利。从为悉尼奥运会工作开始，我就热衷于收集吉祥物。雅典娜、费沃斯、希德、米利和奥利、“北京欢迎你”的福娃，还有多哈亚运会的羚羊奥利，我家里已经有一大堆了。本来都摆在柜橱里，可是我的妻子把它们都塞到床底下去了。她说我38岁了，不该这么孩子气，其实她不知道，每个吉祥物都代表着一个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，看见它们我就能想起那段熟悉的往事。悉尼悉尼是我的家乡，我前后在悉尼大学一共学习了6年建筑，中间还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进修了2年天文学，坐在巨大的望远镜前观察浩渺的星空也让我着迷，不过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建筑。应该说，我是个与体育有缘分的人。在悉尼大学我是校

篮球队的组织后卫，不过现在老了，只能投投篮。我还是校跳高比赛冠军，成绩是2米05，当然这成绩拿到奥运会上不值得一提。远在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就与PTW的同事们一起设计了悉尼游泳中心，也是水上娱乐中心。无论悉尼申办成功与否它都会建起来，因为澳大利亚人热爱游泳。后来我又参与设计了棒球馆和展览区，并且一直盯到场馆完工。应当说在为悉尼工作的6年中，我还只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。在悉尼的时候，我一直担心一件事，就是每天工作都要冒着被罚款的危险。奥运村的后面有个大池塘，那里面生活着一种叫做green&golden bell frog(直译为绿金铃蛙)的稀有动物，这种蛙在世界上就剩几百只，而且只生活在那个池塘里。为了不侵犯它们的生存环境，奥运村比原先设计的缩小了一圈，而且外围专门安装了围栏，防止它们跳进来。一旦有谁弄死一只蛙，要被罚款50000美元。所以我每天在奥运村里走的时候，总是担心自己一不小心踩死一只，那可大大不妙。雅典有了悉尼工作的经历，为雅典奥运工作的机会接踵而来。不过我再不是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，而是奥运场馆规划师了。每一个比赛场馆都要有合理的安排，贵宾区、观众席、记者席面积多大、怎样设置；运动员区如何安排；电视转播设备和复杂的电缆线路如何布置、如何最大限度保证安全等等。我逐个同雅典奥组委的26个部门人员见面，了解不同方面的要求，然后制定出总体规划。在世界上，有我这种工作经验的人非常少。不同国家对于场馆规划都有不同的要求，比如雅典相比悉尼来说，场馆布置特别强调安保需要，因为它是911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。雅典奥委会的工作人员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可是普通的希腊人却生活

得轻松自在。最常看到的情景就是：一个希腊男子倚坐在桌旁，桌上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杯，里面是用速溶咖啡和冰块冲的饮料FRAPPE。他一边歪着脑袋用吸管吸FRAPPE，一边叼着烟卷喷云吐雾，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。我们澳大利亚人都喝惯了啤酒，开始我挺讨厌FRAPPE，不过后来却越喝越上瘾了。我是雅典奥组委篮球队的主力，因为我有一手3分远投的功夫。有一次我们建筑部与技术部打比赛，打到一半我累了下场休息，忽然大地摇晃了起来，天花板也晃得直响。我吓坏了，愣在那里。晃了大概10秒钟一切平息。地震了！地震了！我赶紧告诉队友，可他们竟然嘲笑我危言耸听，因为在剧烈运动中他们感觉不到震动。片刻之后所有的手机都响起来，是来自亲人朋友们的问候，那时候他们才相信了我。北京 我为北京奥运会的工作从雅典奥运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那时我在雅典奥运村里面东游西逛，其实是在寻找雅典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给北京。雅典奥运村大部分是3层小楼，占地非常大，因为过于开阔使得村子里面奥运气氛不浓，雅典政府计划奥运会后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给贫穷市民。而北京奥运村与悉尼相似，奥运会后将作为高级住宅出售，楼高10层，总占地面积比雅典的小。我的准备工作没有白做，后来我们PTW国际设计与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的北京奥运村设计方案成功中标。如今我在北京奥组委工作，我的职责与在雅典奥组委相同，倾听不同部门的需求，为每个奥运场馆作出最合理的安排规划。具体的细节就不便透露了，不过我想说，北京奥运会一定会非常精彩。对了，上个月我还在北京奥组委见到了两位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，他们去做报告。虽然我听不懂中文，不知道他们都讲了什么，但我还是在听

。你知道我曾在大学里学过天文学，太空让我深深地迷恋，而他们能够经过严格的选拔完成太空飞行让我非常钦佩。多哈因为我有场馆规划的经验，多哈亚运会组委会去年邀请我去多哈3个月，指导他们的工作。卡塔尔实在与众不同，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“富裕”。为了亚运会他们要新建5个场馆，主体育场有6万个座位，而卡塔尔全国人口不过只有60万，外国人还占了60%，亚运会后哪有那么多人去用场馆呢？可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。他们告诉我说，要在每个场馆布置4辆救护车(通常是2辆)，我说没有必要，因为30个场馆意味着他们需要购买100多辆崭新的救护车，可他们似乎很高兴花钱似的，一定要坚持己见。总之，卡塔尔为了利用这次亚运会宣传自己，在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奥运水准而不是亚运水准去做的，不惜本钱。我前面说过，场馆规划要考虑到不同的国情，多哈就是这样，所有的场馆入口都要分“普通观众入口”和“妇女儿童入口”，因为卡塔尔是个严格的穆斯林国家，男女必须分开入场，这意味着多哈场馆的入口是普通体育场馆的两倍。同样，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的等待区也有男女两个。卡塔尔妇女平时必须蒙着脸、穿长袍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有时候她们站起身来你能看到她们脚上昂贵的GUCCI鞋，可通常你连鞋也看不到，能看到的只有手指尖。这种习俗又得让卡塔尔花一大笔钱，因为一些妇女工作人员持证进入场馆的安全门时，警卫根本看不到她们的脸，必须要在安全门旁边搭个小隔断，由一个女警在里面让她摘下头巾核对相貌。卡塔尔男子则通常一身白袍，令人惊叹的是那白袍从来都纤尘不染，有了一点脏污他们立刻换掉。我看到每个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都有专门的衣橱，里面大概放了20件白

袍子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